

歷史的夢魘：當代美國文學對往昔的描寫

艾丹立

(摘要)

小說化歷史揉合了歷史事件，真實人物，以及富於諷刺意味的虛構事件與人物。這種作品是以嘲弄或藉着惡夢的方式來表達歷史，而且常常是出現於社會發生脫節，人們開始醒悟之時。傳統的歷史小說可能隨意採用事實，但求透過虛構的想像而創造過去的感覺；小說化歷史的寫作則別有用意，它帶有現在的心向和未來的目標。

目前歷史小說化的時尚可由下面諸小說來證明，這些小說沒有一部具有了不得的文學重要性，但都富於象徵意義。查靈(Joseph Charyn)的富蘭克林的懼怖(*The Franklin Scare*)寫的是「有關小羅斯福總統與其妻愛蓮娜、胡佛和一位名叫奧立佛·畢比的水手的戰時的真實生活」；寶陀羅(E.L. Doctorow)的怪異的節奏(*Ragtime*)，是以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間若干名人為要角，配以虛擬的情節而寫成的一個騙案小說；庫孚(Robert Coover)的公開的焚燒(*The Public Burning*)描述朱利阿斯和愛瑟兒·羅森堡被處死前三天的夢魘；羅斯(Philip Roth)的咱這一伙(*Our Gang*)是關於尼克森及其白宮幕僚的一篇手法拙劣的諷刺文字。

這些小說皆各有其價值。查靈對華府戰時生活的描述非常怪異，態度嚴肅，富於機智；寶陀羅在巧妙而坦白的誇大中帶着幾許幽默；庫孚的小說充滿力量和光輝，而羅斯的小說則有不少引人會心一笑的片段。但是，使這些小說顯得突出的是，作者顯然善於逢迎喜聞美國名人私生活的讀者。本文指出，今日這些公共人物似乎都沒有秘密可言。藉着大眾傳播，觀眾與讀者皆視名人

如熟人；而小說化歷史之作者就藉著滑稽突梯的描繪來傳達國家生活的瑣碎與罪惡（戰爭、政治、審判、高級官員之腐敗、國內之醜聞等等），這些諷刺文字同時傳達了憤怒和厭惡，並且隱含着許多假設，作者以為日常發生的事可能遠比最荒誕的小說更為不可思議。

小說化歷史之作者所冒的危險是，他們被自己所諷刺揭發的情況所腐蝕。他們把最近發生的罪惡或醜聞變成小說，並利用人們對陰謀所懷抱的恐懼，輕而易舉地混淆真偽，不但不能對事實加以解釋，反而在時間的洪流中迷失了自己。無一例外的，他們的惡夢觀（在美國文學中充滿了這種光明與黑暗之間的鬭爭）可能幫助小說家或未來的歷史家至少瞭解二十世紀末期美國人的感受之一。